



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其行能極不過賢士故結芳草長而無趣

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而無趣

向補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

世溷濁而不分今

貪也補曰好蔽美而嫉妬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五

朝吾將濟於白水今

臣云蔽隱也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

登圓風而縹馬

神泉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閱風清明言已脩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縹一作縹

補曰閱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閱野者閱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圃下縹音薛

左傳曰臣負羸繼踵
馬韉也馬滿補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

丘之無女
楚有高山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

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山之山女也無女喻無與

臣補曰離騷多以女
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方青帝舍也溘一作
補曰溘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

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
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
傳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

二十何大三十圍以琳
以喻堅貞下文云
及榮華之未落兮

折瓊枝以為羞
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
枝欲及榮華之未落也

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
詒遺也

言已既脩行仁義與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

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

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
賢人之在下者詒音怡通作貽

吾令豐隆乘雲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一作乘補曰九歌

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

風師歸藏云豐隆乘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

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乘雲師御

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

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難

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
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
官有飄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說者
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
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以豐隆為
雲師飛廉為風伯
求宓妃之所在
喻隱士言我

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
 并心力也宓一作宓五臣云宓妃以喻賢臣補曰漢
 書古今人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家訓
 云處字从宓宓字从宀下俱為必孔子弟子宓子賤
 即處義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
 伏牛即子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
 密較可知矣洛神賦云宓妃伏解佩纓以結

言今之先達今解玉珮而受之亦此意**吾令蹇**

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禮意

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致於故使

其臣也五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妃伏

犧氏之女故使**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

難遷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

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好深僻難遷徙也補曰緯音

徽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徽廣韻作徽繡此言

隱士忽與我乖**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

刺其意難移也**朝濯髮乎**

次淮南子言窮水出於窮石人於流沙也補曰郭璞

注山海經云窮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

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朝濯髮乎**

張掖也左傳曰后羿自鉅遷于窮石**保厥美以驕傲兮**

也盤一作槃補曰洧于軌切**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

日傲傲一作敖**日康娛以淫遊**志高遠保守美德

楚辭卷一

三

今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

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作弃補覽相觀

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云周流天乎一無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鈇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

作沃沃西極之水也又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曰蒼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闕闕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下音戶

瑤臺之偃蹇兮

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

美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

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

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佚補曰娥音高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

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

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鳩告名運日雖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厄則殺人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

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

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

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弃之耳堯之用鯀是

也驪與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

運同鷓鴣鳩注云似山鷓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佻巧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佻巧利多語言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

五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補曰佻吐焗切又土了切爾雅云佻

偷也**心猶豫而狐疑**今補曰猶由袖二音顏氏家訓曰尸子云九尺犬為猶說文

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

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

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水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按風俗

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然禮記曰決嫌

疑定猶豫疏云猶是攪屬豫是虎屬說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則猶

與豫皆未定之辭**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

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鳳**

皇既受詒兮詒一作詔五臣云詒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遺玉帛將行就

聘**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帝嚳次妃

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遺五臣云

帝嚳崩而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河南偃師是張晏云高辛所興之地名也**欲遠**

集而無所止兮集一作進**聊浮遊以逍遙**言已既求簡狄

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及少康之未**

家兮留有虞之一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眾賢索
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
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
姚事見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
大陽西山上有一城姚音遙說
文云虞舜居姚虛因以為姓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欲留聘二恐導言之不
姚又恐道阻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
世溷濁
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而嫉賢兮
世一
好蔽美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
世溷濁者懷
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
美一作善補曰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
懷王之世耳惡去聲言可
閨中既以邃遠兮
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
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遂切
哲王

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
遠忠言難通指諫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
能覺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
而多閹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
中既以邃遠者言不道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
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
太史公所謂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
愈琴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亦此意
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
忠信之

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閹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
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
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
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索蘓茅以

筵篲兮

索取也蘓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
結草折竹以下曰篲文選蘓作瓊五臣云

筵竹筴也補曰索所革切蘆音瓊爾雅云蒿蘆茅注
 云蘆蒿一種花有赤者為蘆筵音廷筴音專後漢方
 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入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
 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
 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下去留使明智靈
 氛占其吉凶也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
 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特去也息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
 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
 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九臣云靈氛曰
 有求忠臣而不釋取汝者也補曰何所獨無芳
 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

草兮

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一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苦總名楚人語也

爾何懷乎故宇

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

此皆靈氛之詞爾一作亦宇一作世幽昧以眩

曜兮

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日並

孰一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

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

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

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

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

高也盈滿也或言艾非芳草也一名水臺謂幽蘭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水臺注云今艾蒿

其不可佩言楚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

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作分一作之覽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

察草木其猶未得兮一作神豈理美之能當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

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

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

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美玉也

蘇糞壤曰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也蘇糞壤曰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

謂之禱注云即今之香纓也禱亦謂申椒其不

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禱音騰謂申椒其不

芳言蘇糞壤上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友謂欲從靈氛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

念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巫咸將夕

矣在屈原則不可故猶豫而狐疑也巫咸將夕

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

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云各咸廢之巫也說

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

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來即巫盼巫彭

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

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之與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

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與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

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又有巫咸昭皆取此懷椒

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類是也

精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米所以享神言

使占茲吉凶也精俗作精補曰精音所祭神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言巫咸得已椒精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

之神紛然來迎知已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

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迓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

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

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

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

剡剡其揚靈兮

言皇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

言皇天也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

告余以吉故

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

靈氛之占筮筭折竹而已至百神備曰勉陞降

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可以

云矣

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

求築獲之所同

勉強也獲度也言當自

指君臣

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築一作矩獲

一作獲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築俱雨切獲紆縛

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築獲之

湯禹嚴而求合

所周注云築方也護度法也

今嚴敬也合匹也嚴一作儼

擊咎繇而能調

百神

九疑

並迎

翳蔽

疑舜

所葬

也

皇

剡剡

其揚

靈兮

告余

以吉

故

降九

疑並

迎告

我使

去則

巖兮 說傳說也傳巖地名補曰武丁用而不

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

像求之因得傳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作

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史

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傳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

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傳

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

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鼓刀兮 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

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

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

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所逐賣肉

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曰太公之

遭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

汲人有屠釣之困

之濱聞文王作典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

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

遇之遂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因號

齊桓聞以該輔 齊桓聞以該輔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李梓卷一

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砠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爵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日
桓公召與語悅之以爲大夫研與岸同一作南山
及
祭屈原舉呂望傳說審威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年歲之未晏兮晏時亦猶其未央言已所

以汲汲欲輔佐君者與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

年時亦尚未盡與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

說文央久也恐鴉鳩之先鳴兮鴉鳩一名買鴉

詩曰夜未央鴉鳩一名買鴉鴉鳩之先鳴兮鴉鳩一名買鴉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鴉鳩鳴而草衰注云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鴉音提鴉音決一音弟桂一音珍絹反離騷云徒恐

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其嫉妬

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續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五臣云續紛亂

也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

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楚臣

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蕪穢也今日謂其不芳

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芳草兮

一作草

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

芬芳之

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伴愚狂惑不顧一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

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

所用合脂蕪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艾病者名既不

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今是也淮南

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以上

不好用志正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

明智之士皆愚者為君不好修潔者故其

日時人莫有好自脩潔者故其

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余以蘭為可恃

今

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

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

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

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頃襄王立

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

美無實而容長

也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恃

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五

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苟得列

乎衆芳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

蘭有蘭之名無蘭之實雖椒專佞以慢惰兮椒

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椒專佞以慢惰兮楚

大夫子椒也慢一作謾釋文作慢惰一作諂

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惰一作諂

淫注云椒又欲充夫伊幃椒菜蕒也似椒而非

惜慢也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

芷之位而信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而從不賢之

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

云子椒列大夫位在君左右如菜蕒之在香囊妄充

佩帶而無芬芳補曰機音殺爾雅曰椒椒醜菜注云

綴似菜蕒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機之似椒也

子蘭既已無蘭之實而列乎衆芳矣既干進而務

子椒又欲以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既干進而務

祇之言振也

入兮一作求而又何芳之能祇祇敬也言子椒

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固時俗之流從兮一作

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從流一本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

從誤作徒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

臣云因此節佞之俗流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

容身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言

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

其身邪揭一作藹離一作離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

蘭之芬芳而猶若是况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

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苟

子曰椒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歷逢也言已內行忠直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

委厥美而歷

歷

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美而歷茲言懷王之見弃也

難虧今其虧一作虧芬至今猶未沫沫已也

行純美芬芳勃勃誠難虧敬久而彌盛至今尚未已也

也芬一作芬芬勃一作芬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昧微晦也易曰日和調度以自娛兮

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及余飾

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也也女初呂切

之方壯今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

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

流乎天余乃下也下音口靈氛既告余以吉占

今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

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歷吉日乎吾將行

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

五臣云歷選也補曰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揖云瓊樹生

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臣以

羞為脩精瓊糜以為糗精鑿也糜屑也糗糧也

誤矣行乃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

香潔與以延年也五臣云精鑿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糜音糜文選音糜反離騷云精瓊糜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糗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

傳案食為余駕飛龍今雜瑤象以為車象
 不鑿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王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俞道
 瑤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游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補曰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言
 以瑤象為車而駕以何離心之可同今吾將遠
 飛龍也上為去聲

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
 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道於世也五臣云
 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

遶五口道夫崑崙今
 自疏遠也補曰疏所通切
 遶轉也楚人名轉曰遶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瑤玉之樹也補曰遶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
 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
 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
 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阪爾雅曰西北

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為崑崙
 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
 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
 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
 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而有九井以玉
 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闢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
 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
 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
 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
 十洲記崑崙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
 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為墉城而方
 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云崑崙有
 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
 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
 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
 諸說誕實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
 未聞也

山其路遙遠周流揚雲霓之曉藹兮揚披也

天下以求同志也翦鬱陰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蓋一作霽

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曉藹旌旗蔽

日貌補曰曉藹暗也冥也曉鳴玉鸞之啾啾鸞鸞

鳥感切藹藹蓋並於蓋切以玉為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

崑將遂陞天披雲霓之翦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

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

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

詩云和鸞雖離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

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衡和在式正義云

鸞在衡和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

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啾音孳埤舍云眾聲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

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注云箕

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

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

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摛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

橫河中津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之東津

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

賦云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于幽國為西極

又淮南曰西方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

之山曰闔闔之門鳳皇翼其承旂兮旂旗也

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

虎為旂左傳曰三辰旌旗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

旗渠高翔翔之翼翼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

之切高翔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

旗高飛翔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

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

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

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

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翔翔四海之外注

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翔直刺不動曰翔

忽

忽

吾行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

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

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穆天子傳曰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麾蛟**子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

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或言以手教曰麾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

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北羸龜以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麾招也補曰麾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

蛟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細頸卵生子如三斛

我龍屬也**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說文曰津水渡也

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路脩遠**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

以多艱兮

艱難也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

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路不**

周以左轉兮

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

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

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

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
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六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
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指
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也期會也言已使語眾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
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
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
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
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遼國鳥遼國之西復
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

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
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
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齊玉軼而

並馳

載輔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噉我車前後千
乘齊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眾皆

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
音犬方言云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

進駕八龍之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
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

載雲旗之委蛇

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
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

雲旗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
透進五臣云言我所往皆與神游故可御氣為駕載

雲為旗也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曰雲旗委於

為切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邈邈

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
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抑志按節

徐行以候世人其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
德之歌

禮有九德之歌九韶樂也尚書簫韶九成是也補曰周
禮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啓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

經夏后開始歌九招開即啓聊假日以媮樂言已
也竹書云夏后啓舞九韶

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今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音俞

陟陞皇之赫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

忽臨睨夫舊鄉睨視也

曰西京賦云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曠同

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耀不足以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

曰睨五**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地意不志在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而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九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

蟲形詰屈也行**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胡郎切叶韻**亂曰**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噉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已矣**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發端歎辭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故我將自沈汨淵

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獻聖明喆音哲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

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

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

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

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

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字一作咸以

名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獨愁思憤獨

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

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

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

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一作

仰舒肆妙慮一云據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

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

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

一作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義多乖

異事不要括一作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

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稽之經傳作十六卷章

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

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

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

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德榮顯而名著

著一作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

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

順上婉婉一作婉婉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耆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

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

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

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

班固謂之露才揚已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

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巨姜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

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

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

有求於世而怨望哉恨一作怨且詩人怨主

刺一作諫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

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

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為一有字不智之故

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

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

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

以為佩則將翺將翺佩玉瓊琚也夕攬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

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

檄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

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多一作勤屈原之

詞誠博遠矣自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

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

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

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

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

安叙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排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螿濁穢之中浮游

塵埃之外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

及至奔流少康賦姚有妖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

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

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

周道而不傷遠矜持可懼之習甯武保如愚之性咸

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

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其

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繫狂狷景行之士多

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

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

其

人

忿

懣

不

容

沈

江

而

死

亦

貶

繫

狂

狷

景

行

之

士

多

稱

崑

崙

冥

婚

宓

妃

虛

無

之

語

皆

非

法

度

之

政

經

義

所

載

謂

之

兼

詩

風

雅

而

與

日

月

爭

光

過

矣

然

其

文

弘

博

麗

雅

為

辭

賦

宗

後

世

莫

不

斟酌

其

英

華

則

象

其

從

容

自

宋

玉

唐

勒

景

差

之

徒

漢

與

枚

乘

司

馬

相

如

劉

向

楊

雄

騁

極

文

辭

好

而

悲

之

自

謂

不

能

及

也

雖

非

明

智

之

器

可

謂

妙

才

也

或

與

正

同

顏

之

推

云

自

古

文

人

常

道

其

惡

存

於

楚

賦

讀

者

不

以

為

過

蓋

不

隱

惡

故

也

愚

嘗

折

衷

其

說

而

論

之

曰

或

問

古

人

有

言

殺

其

身

有

益

於

君

則

為

之

屈

原

雖

死

何

益

於

懷

襄

曰

忠

臣

之

用

心

自

盡

其

愛

君

之

誠

耳

死

生

毀

譽

所

不

顧

也

故

比

于

以

謙

見

戮

屈

原

以

放

自

沈

比

下

紂

諸

父

也

屈

原

楚

同

姓

也

為

人

臣

者

三

諫

不

從

則

大

之

同

姓

無

可

去

之

義

有

也

為

人

臣

者

三

諫

不

從

則

大

之

同

姓

無

可

去

之

義

有

也

為

人

臣

者

三

諫

不

從

則

大

之

同

姓

無

可

去

之

義

有

也

為

人

臣

者

三

諫

不

從

則

大

之

同

姓

無

可

去

之

義

有

也

為

人

臣

者

三

諫

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
可以不死乎且此子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
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
原去則國從而二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
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與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其愛其君眷眷而
忘臣子之義蓋矣其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
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
賦以聖之不遇哀莫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
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同者其英
烈之氣後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
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隱此遠游之所以作
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
樂天也雖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
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滯滑而鬼兮
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
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
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
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繁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
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繁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吝自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楊
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能
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
堅顏之推斯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
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
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

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
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
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
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
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
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
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
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
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
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
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
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
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
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

皦一作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

二姚與左氏不合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

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

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

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

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楊雄諷味亦

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

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

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

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諭君子雲

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

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

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媵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
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
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
爲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諷

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

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
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

鏗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瓊詭而惠巧招竈大招耀豔而深華
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
竝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歎唾可

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

子淵矣

一云獨任當作獨往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

豔溢鎬毫

煙一作雲

楚辭卷第一

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

冬而生兮

物也 盛陰不滋育也 補曰欵也

凋彼葉柯

根莖

枝卷曲也

瓦礫進寶兮

故偽愚意也 惟惛也

捐弄隨和

貞良

君子弄山澤也 補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

鈐刀厲御兮

頑器之徒 任政職也

弄太阿

明智忠賢放斥逐也 補曰頓音鈍不利也

驥垂兩耳兮

雄俊

閉口曰也 補曰賈誼賦云 騏垂兩耳服盛車兮

中坂蹉跎

衆無知已不盡力也 補曰坂音反說

文波者曰阪 一曰澤 障一曰山 脊也 蹉跎失足

寒驢服駕兮

駑鈍之徒 爲

作般釋文作般 補曰般般並與服同

無用日多

僮蒙並進 填滿國也

修潔處

幽兮

執履清白 居陋側也

貴寵沙崩

權右大夫佯不識也 補曰沙蘇何切 摩抄

也 磨削也

鳳皇不翔兮

賢智隱處 深藏匿也

鸚鵡飛揚

小人

四

